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六回 欽差曹州下馬 強寇山內設謀

上回書說的是何、張二位夫人都生了貴子，安老夫妻十分歡喜，請客筵宴，做湯餅會，十分熱鬧。已寫信通知安公子與舅太太，外加又給鄧家莊報喜。這都慢表，接著要表正文安公子出巡辦案正事。且說安公子擇定日期，先往曹州閱視營伍，一切已受衛方伯與週三之策，此去不動聲色，專以閱兵為名，暗中卻是擒拿強盜。那天動身出巡，不用說山東省城上至巡撫，下至州縣，無人不送。送出城外，一路浩浩蕩蕩，往曹州進發。那時曹州府早已得信，預備公館，安排供應，差人四路打聽，欽差一到，好去迎接。那五營四哨更不用說，曹州鎮台忙吩咐下各屬游擊、都司、守備與千把總等，趕緊操演，庶免臨陣出丑。那其間，早已有青雲山賊人裝做小本營生之人，來曹州打聽，到底欽差是怎樣辦法，還是專閱營伍，不管民情呢，還是兼管地方盜案呢，要打聽清楚，回去交令。那嘍囉中就有幾個能乾的，裝做賣糖食的鄉下人，到茶酒肆探聽消息。

那一天欽差已到，曹州文武齊出城迎接，接了進城，公館住下，出示云：明日卯刻下教場閱兵，曹州五營四哨大小將官一齊準備操演。那天剛剛天交五鼓，各營將官俱已起來，頂盔穿甲，齊至教場伺候。一交卯刻，欽差已由公館起馬，一路浩浩蕩蕩，直奔教場而來。到了教場，當有曹州文武一齊迎接，進入演武廳中。參見已畢，軍政司呈上花名冊。欽差翻開看了一遍，傳令先令三軍操演。話休煩絮，不過擺陣式陣圖，舞刀槍，各顯奇能。幸虧曹州鎮台平素認真操兵，所以技藝毫不生疏。欽差看罷，心中暗道：「觀兵卒倒是勁旅，這鎮台一定是一員有用的將材，但不知謀略何如。」閱完兵，天已交午，欽差暫退，入後面用飯。飯畢，接著比較大小武弁騎射，中全箭者甚多，亦較省標出色。閱完武務，天已申初，當即誇獎了幾句好話，按等第發給賞號，竟無可革之員。欽差對鎮台道：「足見貴鎮平日操練認真，兵強將勇，可稱干城。本部堂一定要保舉奏明聖上重用的。」那鎮台連稱：「不敢，這都是大人謬贊，總兵深愧不克勝任。」說了許多謙讓話。那總兵原姓田名克勤，是個武舉出身，山西人，頗有見識，武藝精熟，確是一員勇將，年紀四旬有餘。欽差見他說話應對從容，氣宇儒雅，想來此人大可與他商量辦賊。

閱兵已畢，欽差回歸公館，懸出一張牌來，是放告示，凡有軍民人等遇有冤抑難伸者，准其遞呈，若銀錢細故，一概不准，三日為限，過期不收呈詞，又牌示次日拜廟行香，盤查府縣倉庫云云。又著中軍用帖請鎮台晚間便酌，面談軍政。

那田總兵聞信，不敢怠慢，到了傍晚，忙來公館謁見。當時欽差聞報，即刻請他進內，自己迎了出來，到滴水簷前。田總兵一見，忙整肅衣冠，搶步上前，口尊：「欽差大人，末將蒙恩呼喚，怎敢勞動出迎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上前行參見禮。安公子笑容滿面，說道：「杯酒相邀，何必多禮！」忙用手拉住，往裡而讓，口中道：「彼此一揖最妙。」田總兵止得打一躬站立，安公子讓他客位坐了，自己主位相陪。略談了幾句門面話，吩咐擺飯，請顧師爺來一同飲酒。不多會，顧師爺出來，與田鎮台見禮，歸座，下人斟酒。安公子道：「便酌恕不送酒，弟性喜直爽；千乞勿效世俗謙讓太過，反覺無趣了。」顧朗山亦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田大人請坐了罷。」田總兵見如此直爽的欽差，也就不十分拘謹，竟在東邊坐了。郎山西首對坐，欽差主位相陪。安公子先開口道：「弟性喜杯中物，不知田大人有同好否？」田總兵道：「末將亦勉強能飲幾杯。」

於是三人一面吃菜，一面飲酒，談談講講，漸次投機。安公子這才問起：「曹州地面有無強人，聞謠言雲有青雲山張七大王，聚眾打搶，不知果有此說否？」田總兵聽欽差問到青雲山一事，連忙答道：「此話並非謠言。那強盜就在青雲山，占聚已有兩三年矣。手下有數百嘍囉、幾個頭目。那為首的張萬寶，會用彈弓，百發百中。那山周圍有三十餘里，在府城二十里外。山有三條小徑，通武定、沂州、兗州，道路崎嶇，十分險要。末將到此地一年，早想帶兵前去掃除，無奈屢稟中丞，中丞總以不可輕舉妄動為戒。再者曹州雖有一千餘兵，久失操演，末將到任後才認真操兵，挑選精壯，裁汰老弱，教以技藝，如今初有規模。若要興兵剿除，非三路進兵不可，然又恐他深溝高壘，不下山來，則我師日久無功，未免勞師費餉。今得大人來此，定有妙策，倘出其不意，直搗巢穴，要擒此賊也不甚難，但恐兵力不繼也。」

安、顧二人聽田總兵之言，點頭暗贊，果是有勇有謀之將。

安公子道：「依大人所言，若會同曹、沂、兗三府協力往攻，料無貽誤。」田總兵道：「大人若行文調取兗、沂兵丁，命他一從東路攻山之左，一從西路攻山之右，大人再帶兵從曹州直抵山下，攻山正面，再於山後必由之小路埋伏人馬，四面有備，方可成功，然此非有能徵慣戰之將數員不可。沂、兗兩府兵將之強弱，末將不知底細。以此而論，兵卒總要每路數百名，勇將得二三員，然後有濟，否則他山寨中嘍囉有六七百人，頭領中悍賊有數人，不可不防也。」安公子道：「調兵易事，只須通行文書，會同三府，命三鎮發兵，三路攻取，調兵在六百名以上，不愁兵威不振。至於將佐，敝處有可靠者四五人，皆是能以衝鋒打戰。但此事總宜不動聲色，使彼不防，方能制勝。」

田總兵道：「大人高見不差。但不知幾時調兵，何日往擒山寇？」安公子道：「現在放告以三日為限，明日弟即寫信致中丞，請他行文兗、沂兩處調兵，弟遣將隨文前去。此間煩大人帶領將佐與兵丁；約定日期，同弟前往，攻取山之正面。弟處止留一將，分給兗、沂四將，大約人已夠用，大人以為何如？」田總兵道：「大人如此調度，決無失算之處，末將遵令，屆時同往可也。」兩人議定，問過顧師爺，亦以為然，於是席罷。安公子寫下書信，差周、馮、陸、趙四人上省投信，聽候回文，身邊止留褚一官一人保護。

到了次早，放告處有巡捕收呈收得兩張呈子：一是陳姓布客，告的是青雲山強盜搶劫，告官不理，乞恩追究；一是鄉中文生胡姓，告的是閨女出嫁，回門路上被青雲山搶去，告官不管，懇恩追訪此事。安公子當即批示雲，「事之有無，不能盡據一面之詞，可再於地方官處申訴，越訴不准」，竟批駁了。

一時兩家原告在外面口出怨言，道：「既是奉旨欽差，應該替民伸冤理枉，為何徒有放告之名？似此劫財搶人重案，尚且不理，不用說又是一個膽小怕事之官！如此焉能觀風整俗？」這話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早已傳至賊人探子耳中。看這情形，欽差不過虛張聲勢，斷不是辦賊用武之人。賊人得信，忙奔回山，將探得情形稟報那張七大王。那大王當與幾個頭目弟兄議論。

原來他手下人有四個頭目：一個姓李名如飛，一個姓黃名豹，一個姓餘名龍，一個姓孫名海，這四人之中，惟餘龍本事最高，心思之巧要算孫海。當下張七大王與四個人商議道：「目前聽說山東新放了一個欽差，要整頓風俗，辦理案件，閱視營伍，我怕他來驚動我們山林，所以差細作前去探聽。今據他們回來說，那欽差年紀甚輕，是個文官出身，有名無實，放告仍然批駁不管，怕事偷安。這樣看起來，料他決不敢來驚動山林，四位賢弟看如今我們還是仍舊下山搶掠，還是暫避一時？大家必須商議一個主見才好。」那孫海聽罷，忙說道：「小弟有個愚見，大哥聽聽看，使得使不得：如今雖說欽差膽小，不致於發兵來驚動我們，然須不可不防他，使人不備。我們這山只要把守得堅固，任憑他多少人馬，一時斷難攻破。就是要糧米充足，第一要著如今速將山之前後左右安設煙墩，命人防守，遣人下山將各處買存糧米，一一運上山來。再造精細之人，隨著欽差走到那裡，跟到那裡，探得消息，即來通報，此其一也。再修書一封，寄與青蓮寺鐵長老，煩他遣人到泰安府，欽差一到，夜間即去行刺，若將他刺死，則以後再無人敢說辦案，來管閒事了。所謂先事預防，暗中下手也。寨主看此計何如？」

張七聽罷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賢弟之言，真是妙算，就是如此辦法。」忙即傳令差遣數十名得用的嘍囉，往濮州曹縣催取各米鋪所存糧米；又遣人再去跟隨欽差，務須到處訪他下落，遇有甚麼信息，隨即通報；又分派小頭目在山之前後左右添設台，堆放滾石檣木；然後自己寫下一封書信，遣人往泰安府羊角嶺青蓮寺面交那鐵頭和尚，教他遣人行刺。這事總算辦得機警，那知強中更有強中手，到後來終要敗壞，所謂惡人天不容也。

這是後話，暫且慢表。

再說安公子寄了公文，遣了四將上省，一路星飛電轉，那敢怠慢。不日已到省城，四人忙到撫轅投遞公文，在外面候信。

中軍與巡捕見是欽差差來之人，不敢怠慢，忙讓他四人在官廳坐下候信。不多時，內裡傳出話來，命四人進見。四人隨了巡捕，一直到花廳中，參見了衛中丞。那中丞問了四人姓名，將左右人支開，然後才與四人密議：分馮、趙二人赴沂，陸、週二人赴兗，少刻即有公文發交，命他們連夜趕站馳赴，先命中軍領他四人外面用飯。分派已定，中丞忙到簽押房中與幕友商酌好了，寫下札子兩道，一札兗州鎮台，一札沂州參將，外有信給兩府太守，信中不過教他支應兵丁糧餉。中丞辦事敏捷機密，竟無人知。公文信札辦好後，當即傳見周、陸等四人，面談了許多緊要話；又給他每人五十兩路費，著馬號裡付給快馬，馳赴兗、沂二府。周、陸等四人當面叩謝，接了札信，趕緊出來到馬號中，騎上快馬，加上一鞭，往兗、沂進發。這中丞另備回文塘遞曹州一路，迎著欽差投遞。

再說安公子在曹州發信後，計算省城發信到兗、沂兩府至速也得六七日，此間發兵出城，止消半日功夫，遂推故有病不見客，不辦公，專候兩路兵到，即刻往剿。好在田總兵差人四處探聽賊人消息。那一天，有一個兵丁探得賊人差人下山到濮州曹縣搬運糧米上山，忙即通報田總兵。田公得信，忙見欽差，門上知是軍情重事，速即通報。安公子傳命請會，田總兵遂將探得賊人運糧一節稟明。欽差與顧朗山商議，乘此發兵，將山口堵住，查他糧米從何地起運，好遣將奪了他的糧米，再去攻山，使他無糧，不能久守。主意議定，即令田總兵派員帶兵，帶了報事兵丁，往濮州曹縣路上去劫糧。這裡安公子與田總兵統領五百人馬，參將、守備各一員，褚一官隨身保駕。不動聲色，暗暗發兵出城，直奔青雲山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兗、沂兩府之事。原來兗州鎮台是員老將，姓屠名壽，年紀七旬，是武進士出身，由侍衛放參將，升授今職。年紀衰老，不能上陣。那日接到中丞密札，教他挑選人馬五百名，隨同陸、週二人帶領三軍由東路進兵，攻青雲山之左。文到即速發兵，遲延乾咎云云。那屠總兵閱了公文，忙傳見二將。陸、週二人進見，屠公看在欽差面上，待以客禮，讓座送茶，面問一切。陸、週二人將欽差因奉旨嚴辦盜匪，所以三路進兵，務要將青雲山盜賊剿滅，與民除害，請大人速即挑兵，克期進發，使山寇不及防備，馬到成功。屠總兵無言可說，只好趕緊挑選精兵五百名，隨帶四員戰將，是守備、千總、把總各一人，候補都司一人。陸、週二人在前引路，浩浩蕩蕩的由兗州直奔青雲山而來。

再說沂州府城止有參將，當日馮、趙二人到了，即到參府衙門投遞公文，又分給府、縣書信。那府、縣信中，不過要他供應糧草，兗州亦然，不必多敘。那參將姓徐名惠，是由行伍出身，倒是一員能徵慣戰的武將。接了公文，忙請見馮、趙二人，以客禮相待，立刻挑兵。奈沂州兵將不敷調遣，再三商議，止得托府、縣暫行招募年壯之民百名，留為守城之用。沂州所有城內兵丁四百餘名，全數帶往，隨同馮、趙二人由西路進兵，攻青雲山之右。此兩路兵俱已發動。

再說欽差早已有探馬報到：兩路人馬俱已發兵，這欽差那時已出了曹州府城，派人四下訪拿運米強盜，田總兵又派精細兒郎做眼。果然在曹縣濮州地面盤查出來幾家糧店，登時將賊擒獲，米糧全行截住，解往欽差行營交納，一共擒獲賊匪十餘名。安公子審問口供，用好言騙他說：「爾等俱是良善人民，誤被盜匪引誘，失身為寇，犯下王法，止要改過投誠，本部堂決不追究從前之事，收在標下，仍以兵丁待之，有功立賞；若執迷不悟，甘心從賊，一朝被擒，難逃身首異處。爾等細想，還是投誠的好呢，從賊的好呢？」那些被擒小賊，聽了這一番言語，登時感化，叩頭流涕，情願投誠，遂把山中一切情形，詳細稟明。安公子遂與田總兵驅兵前進，到了青雲山下，離山五里，擇地山之正南安營下寨，寫下諭帖數十道，命擒來賊人數名，帶著諭帖回山曉諭為首願從的賊人，教他早早投誠，免受誅戮。

那賊人奉令，帶了諭帖，一齊回山通報。到了山口，止見山上早已把守得十分緊固。山頭上四處都建有了台，各山口都安排樁木滾石，旗旌招展，大有拒敵守險景象。那些解糧被擒的小賊到了山口，齊聲招呼道：「我等是自己人，要上山見頭領交令的。」山上賊人往下一看，認得自己山中之人，忙去通報大王。那時大王已知各處運米之人已有數十人被擒，欽差大兵已到，在山前安營，當與四個頭目商議，只有守住山口，暫救一時之急，先探聽他用兵虛實，再與他交戰。這個時候聽說自己遣去運米之人有回來者，忙傳令放他們上山。守山頭目得令，方才開放一條路，放那幾個賊人上山來。至山寨聚義廳前，一齊跪下，口稱：「大王，小人們險遭不測，今日幸得回山，特來報信。」遂將欽差擒去後面諭的話，細細稟明，又將諭帖呈上。那張七大王本來認識文字，細閱那諭帖，說的是教他棄邪歸正，改過投誠，還可免罪；若抗拒天兵，一朝破山，難免誅戮云云。那大王看罷，由不得大怒道：「好個不知進退的狗官，你竟將我的糧米劫去，還寫這些空文來勸我，你當我是好惹的！不給你個厲害，你也不肯退兵！」遂與四個頭目商議退敵之策。